

一抹淡淡的微笑

紫苏

上午去某银行办一笔业务，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子，她的办公椅旁边，坐着一位小女孩，是她女儿。我的业务比较复杂，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她一直耐心地录入相关的数据，小女孩因为发烧，脸通红，不时地喊着妈妈。作为一位母亲，我听着也很心疼。很想帮她哄哄孩子，可是孩子有点认生，加上发烧，因此我也不敢唐突，只希望业务赶紧办完。

提交、等待，所有的环节还算顺利。孩子显然很难受，哭着喊妈妈，妈妈一摸额头，说：“走，妈妈带你去看病。”她抓起电话和领导请了假，把业务交代给别人，抱起孩子就要走，我说：“和你一起吧。”她说：“不用，我有车。”说着就走了。

“哎，真不容易。”一位了解她的同事说：“她的婆婆要

照顾瘫痪在床的老婆婆，公公不久前也瘫痪了，老公在部队上，常年回不来。她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，这个家全靠她一个人撑着……”

不久，她抱着孩子回来了，估计是打了退烧针。孩子委屈地哭着让妈妈抱，她把孩子搂在怀里，不一会儿孩子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贴心的同事看到了，拿来一个折叠椅。她把孩子放下，把自己的羽绒服盖在孩子身上，见我的业务还未办完，就对我说：“姐，我尽快给您办完，抱歉让您久等了。”我忙摆手，说：“没事，不急。”此后，不断有人进来，有的客户不明情况还打趣她，怎么还带个小的？得让领导给双份工资。她微微一笑，什么也不说，然后继续埋头工作。

不知是因为进进出出的

人太多太吵，还是感冒不舒服，不久孩子就醒了，又挂在妈妈的脖子上。我说：“宝贝，到阿姨这边来，我们来数雪花好不好？”好不容易把她哄了过来，刚开始她还有点怯生，几分钟就熟了起来，我们一起唱儿歌、背古诗，她好像也暂时忘了感冒。毕竟是个孩子，摸摸她的额头，又有些热。妈妈赶紧把她接过去，安顿她躺下休息。

业务顺利办好了，我望着她和睡着了的孩子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。人的一生，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或坎坷，有的人活成了怨妇，有的人则用微笑把所有的一切一笔带过，而她，就是把烦恼化成一抹淡淡微笑的人。

送花

陶宏

走在街上，经常看到有人怀里抱着鲜花。送花无疑是件浪漫的事情，这么浪漫的事我也做过，虽然只有一次。说起来那是二十多年前了，那时妻子二十出头，也是鲜花一朵。

我送的花跟别人送的不一样，我送的是鲜花。这么说肯定会有人反驳，谁不是送鲜花？我送的花更鲜，不仅有根、有枝、有叶，还在生长着，不是一朵、一束、一捧，而是一盆。

那是在单位宿舍养的一盆吊兰，用的是很大的红陶瓦盆，虽然外表粗糙，但吊兰长得葱葱茂盛，生机勃勃，整体看起来雅致漂亮。空闲时间，我把很多心思用在了这盆花上，浇水施肥，时不时还从伙房捡些鸡蛋壳，把里面剩的鸡蛋清倒在花盆里。吊兰也争气，枝条抽得很长，叶片又肥又厚又大，黑黝黝地长势喜人，单位的

人都称赞，我也为之得意。

那天跟女朋友约会，走在街上，一位卖花的小孩追着让我买朵花送给女朋友。我当时没买，却心血来潮生出一个想法，我跟女朋友相处很长时间了，还从未给她送过花，干脆就把我养的那盆花送给她。

打定主意，周末我带着花上了班车。事先还对花做了修饰整理，把花盆刷干净了，原先盆底放的那个破盘子换成了新的大汤碗，还在叶片上面罩了一个大塑料袋。我把花放在旁边的座位上，双手扶住花盆，生怕折断了枝叶。有人问：“你这是什么花？要搬哪儿去？”我有点害羞，没说实话：“养着玩的，搬回家。”

女朋友家住六楼，虽然这盆花真够沉的，但我还是一口气搬了上去。我气喘吁吁地把花献上：“呶，送你一盆花，是我

自己养的，你看长得好不好。”女朋友高兴地说：“长得真好。”她让我把花放到阳台上，然后嘱咐她妈妈说：“虽然这盆花跟你养的花放在一起，但这是我的，你帮我好好养着啊。”

没想到一周后我再去看女朋友家时，看到饭桌上的汤盆有点面熟，女朋友说：“不用瞅了，就你盛花的那个。”她妈讪讪地解释说：“这么大的盆，还是新的，养花太可惜了。我刷干净了，用开水煮了，用来盛汤挺好的。”

此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女朋友也变成了妻子，但她还常常提起此事，取笑我没有浪漫细胞。我则一本正经地搬出一个大道理为自己辩护：“什么叫浪漫，把日子过好才是最大的浪漫。”这算是偷换概念的诡辩吧，不过妻子倒也认可，哈哈一笑，不再说什么。

馊了一锅渣

刘卿

寒衣节回老家，带回好多东西，有地瓜、芋头、苞米面、萝卜、芥菜疙瘩、苹果、柿子等，就连芥菜叶子也带回一大捆。

把芥菜叶子洗净、切碎、焯水、过凉、浸泡，忙完已是大半夜了。第二天一大早又泡上豆子，万事俱备，只等晚上下班后馊了。老妈说，这是顿好饭，想想就好吃。被她这么一说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傍晚回来，在楼下碰上几位邻居在聊天，忍不住“炫耀”了一下——我要馊芥菜叶子了，想吃的，晚饭等一等，等我做好了，一家来上一碗。她们一边夸我能干，一边忙不迭地说好。

豆子已经泡好，打豆粕，上锅做。一通忙活，香喷喷的

芥菜叶子渣就要出锅了，我赶紧给几位邻居发微信：“渣已馊好，我送下去，还是上来拿？”“上去拿，上去拿。”“自己带碗啊。”我不忘加上一句。

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一会儿几位邻居有说有笑就聚到了我家门口，这个说：“你还真好意思白吃啊？”那个回答：“你不是也溜达来了。”我笑着打开门。一位邻居拿了个小碗说：“少盛点，尝尝鲜就行了。”那位拿大碗的邻居有点难为情了：“俺的碗有点大，不用盛多了，不要给了我们，恁家没得吃了。”拉着她们进厨房，把那个小碗盛得冒尖了，大碗也盛满了。看着她们欢天喜地离开，我的心里也是兴高采烈。

送走邻居，我赶忙给老妈盛上一碗，她边吃边夸：“好东西，我以为就俺这辈人喜欢，谁知道这么多人好这一口。”“可不，现在的人对大鱼大肉不一定喜欢，偏偏稀罕农家饭。”我回应着老妈，突然想到还有一位老朋友，就对老妈说：“你先吃着，我给初家奶奶送点渣去。”

老妈心疼地说：“忙活了大半天，自己还没吃上，快去快回。幸亏是馊了一锅渣，要是煮了一锅肉，你咋分呢？”我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：“真要是煮了一锅肉，就分不出去了。”

走在路上，我忍不住窃笑，馊了一锅芥菜叶子渣，竟弄出这么大动静。谁能想到，芥菜叶子渣如今也成好东西了。

搬家之乐

杨文革

几次租房几次搬家后，我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。这次搬家的时候，心情甭提多高兴了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先把提前打包好的行李归拢到一起，只等搬家公司的人上门。8点钟左右，搬家公司的车按时到了楼下，搬运工一件件将行李搬到了车上，热心的邻居看见了也来帮忙。

见即将装运完毕，我和女儿带着看家护院的宠物狗，先打车赶往新家。沐浴着晨光，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，新的生活已悄然酝酿。

新家所在的小区绿意葱茏，鸟语花香，环境优美。走进新家，望着装修一新的房间，赏心悦目。书架上的盆栽君子兰，碧绿的叶片，

在阳光下闪烁着油亮的光，叶片中的茎秆亭亭玉立，一簇簇黄灿灿的花朵绽放，令新家蓬荜生辉；生机勃勃的吊兰伸展着柔韧的枝条，在书架上垂下一帘幽梦般的绿，长长的绿丝带竟然提前开放了几朵乳白色的米粒般的花朵；摆放整齐并散发着墨香的书报映入眼帘，随手拿起一本书，坐在电脑桌前静心阅读，颇感惬意。

在别人眼里，我的新家或许不大，但房子不在大与小，有家人的相互陪伴、相互关爱，就有家的温暖。女儿兴奋异常，在每个房间里走来走去。隐入尘烟处，相守即是缘。家人在一起，无论是住大屋还是住小屋，只要是自己爱的家，就是幸福的。

初雪

刘艳琴

2023年的第一场雪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。

上午十点多钟，我去一个商贸区，因为贪看车窗外的雪景，竟然坐过了站。到了下一站，赶紧下车，索性走回去，踏雪而行，也算是一种歪打正着的奇遇。人家张岱还特意驾着小舟去西湖的湖心亭看雪呢，何况我这既不用驾船也不用驾车，自带的“11路”妥妥的，随心所欲。

这样一想，赏雪的心情马上就勃发了。人行道上积雪已经没过鞋子，我大步流星地走起来，回头一看，一行脚印真清晰。

景色实在是美呀！因为雪下得太突然，有的树叶还没来得及黄，更来不及枯落，雪落在绿叶上，翠绿与洁白相映，分外悦目，最让人惊叹的是西府海棠的果

子，在路边，一树一树的，红得晶莹剔透，在晶莹的白雪中探出半个或整个脸，那一抹红霞，不就是小娃娃那红红的脸蛋儿吗？龙爪槐可没有那么温柔，依旧是拧着劲儿地对抗着，大有“你强任你强，明月过大江”的洒脱与自信。

一阵微风吹过，枝头摇动，上面那层厚厚的雪，瞬间纷纷扬扬飘落下来，善解人意的太阳恰好也露了一下脸，耀眼的日光映照下，一下子如银花金星铺满了世界，仿佛“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。青冥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”。若再来个“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”，那便真的成了李白笔下的瑶台仙界了……

哎呀，这怎么又走过站了？赶紧收回心绪往回走。这可爱的雪，你耽误了我的事啦！

锁

吕立华

教室后面有一排铁柜子，学生人均一个，大都上着锁，少数没上锁的，柜门半掩，还有用纸卷成筒插在门鼻上充当锁的，或是用纸捻子松松地系住门鼻儿的……不管有锁无锁，其实柜子里全都是些书本。

锁这东西，从来都是防君子防不了小人的。抖音上有个本地网红，拍他奶奶的日常生活，就有“锁”的趣事：奶奶要去赶集，先把堂屋门用锁锁上，而后把钥匙随手扔在院子一角落处，再拿起旁边的塑料桶倒扣住。有意思的是她“锁”街门，门把手上有根布条儿，奶奶很认真地用布条儿把两扇门的门把手拴在一起，系成活扣儿，生怕谁解开麻烦似的。

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体现的是民风淳朴——毕竟邻里邻居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

城市的居住环境相对复杂些，小商小贩、拾荒的、发小广告的、送外卖送快递的……流动人口多，进进出出都是一副陌生的模样儿，让人看了不放心，于

是各家各户都紧锁防盗门，有的甚至还在门里或门外安装上监控器、报警器等。有形的锁再加上无形的“锁”，为的就是一个放心。

朋友说，最近他爸妈的对门租给了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，老太太虽然耳聋眼花，但腿脚还灵便，经常出门买菜买饭遛弯儿……老太太说，在这里住着什么都满意，就是开锁费劲，因为花眼，钥匙总插不进锁眼里。儿子说，这好办，就拿胶布牢牢封住了锁舌。从此老太太开门很是方便。儿子之所以敢这么做，是因为小区有保安二十四小时巡逻，楼梯口还有监控。这位老太太身子骨还算硬朗，主动要求独居，表示大家各住各的，清净无扰。小辈们谁得空就来看望老人，推门就进，如果老人不在家，摺下东西走就行，出入畅通。

生活中就是这样，有锁无锁，很多时候是看有心无心，心大心小，欲多欲少。

想起贾岛的名句“僧敲月下门”——那门，有锁还是无锁？